

# 我的一零一四

周濯街

2014是我步入文学殿堂30多年来最繁忙、很“劳心”、也很快乐的一年。虽仅仅在《湖北作家》、《走进黄梅》上发了各3000字左右的小文章30来篇，写完了40余万字的小说版《神话周：中国神话通史》的第三部《炎黄之父——少典全传》，却是近20年来唯一没出版长篇的年份。

“快乐”来自我所坚守的文化得到了广泛认同。尽管我的最爱是“土得掉渣”的民间乡土文学，我却以执着的态度爱了她60余年，守望了30多年。虽一直不乏知音，却以2014年为最。

## 因“土得掉渣”而漂洋过海

强烈的反响来自电视剧，2014是我“触电”较多的一年：

元月，根据本人小说《麻姑》改编的26集电视剧《麻姑献寿》，在四川电视台公共频道向全国首播。

2月，我与西安某影视投资集团签订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文字作品使用许可合同》，同意他们改编成40集电视剧。

3月，根据本人小说《黄梅戏第一代宗师邢绣娘》改编的25集电视剧《黄梅戏宗师传奇》，继央视和泰国、越南、新加坡、韩国等东南亚国家及港、台地区电视台播出后又在美国卫星电视播出。

9月中旬，中央电视台“记录频道”连播三集的《寻找武穆遗书》专题片中，先后十余次由本人出面介绍黄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岳家拳”和《武穆遗书》在黄梅的产生、流传与发展。

10月下旬，有北京老乡发帖说《黄梅戏宗师传奇》在美国掀起了一轮新的收视热。难道我的“坚守”变成了老外的“最爱”？或是因为“土得掉渣”才得以“漂洋过海”？

10月，又意外地收到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关于周濯街当选2014·中英艺术交流形象大使暨世界文化名人”的通知及英国皇家艺术研究院院长莫里斯·考克立尔签名的：“关于专访范曾、莫言、周濯街等名家暨出版《世界文化名家》”的邀请函。

此前，我已有51部长篇小说和68种出版物在世界380家图书馆收藏。也多次收到加拿大吴守宏、台湾黄光毅、日本吾妻重二和美国罗清和等读者来信。

2014年3月，本人获得了湖北省委宣传部、省文联颁发的“湖北省首届十佳‘民间文化守望者’”荣誉称号，亦是黄冈市唯一获此殊荣者。

## 笑也乡土哭也乡土

有人说神话周“真幸运”，我一笑置之。

因为我所追求的正是国家提倡的；我所珍爱的“土得掉渣”的东西，在外人眼里恰恰是“洋气得很”的，而且也是海外华人心目中的“祖国母亲记忆”。

“知音在民间”，“民间的乡土的也是民族的”。我的创作素材正是来自民间、乡土，读者来自乡土、民间，最初的发表园地是以故乡黄梅为立足点、以黄冈为半径慢慢向湖北、全国和海外“扩散”。第一篇神话《水牛的来历》发在黄冈群艺馆的油印《民间文学资料》上；第一次被人称为“高产作家”则因为黄冈《民间文学选编》和《黄冈地区民间故事集成》上选用了60余篇民间故事；《黄冈青年报》（1993—1998）上发了200多篇小文章。所以说，乡土给了我无穷的力量，乡土让我的作品一发而不可收，给了我文化自信，给了我文化自尊。

《黄梅戏宗师传奇》能够在央视首播，是因为本人的35集电视剧《天仙配》夺得了2007年中央电视台收视率第一的佳绩。而这佳绩又与我创作的99部神话人物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息息相关。例如，“妈祖信仰”被列入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录后，根据本人小说改编的38集电视剧《妈祖》才有可能在央视播出并改写了央视“开年大戏”以来的收视冠军，继而“漂洋过海”。

我爱上乡土文学，是因为我“好吃”，并明白了“走遍天下娘好，吃尽百味盐炒”。无论去过多少地方，吃过多少珍馐佳肴，最怀念的还是妈妈做的家常菜。“熟味好熟味”的黄梅乡音，意为“好熟悉的味道”，乡土文化是中华民族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海外华人“好熟悉的味道”啊。

黄梅人最爱本土文化：2014年，黄梅图书馆找上门，要购买我的全部小说和与创作有关的资料；文化局在《走进黄梅》的导游教材中有偿选用了我29篇文章；蔡山镇请我写了约18万字的《人文蔡山》；濯港镇请我写了25万字的《神话濯港》；我还应邀去党校、经信局、人社局、人民医院、实验中学……讲《黄梅传统文化》达数十次。我不求回报人家却一定要给，说是：“对本土文化、本土人才的一份尊重。”

在电视剧《黄梅戏宗师传奇》拍摄、播出之后，我多少次遇到坐汽车、擦皮鞋人家不肯收费；吃早餐、打印名片我不认识的入抢着付钱，我问“为什么？”人家说是“因为周老师为黄梅作了许多贡献”！

每当谈起此类事情，我常常热泪盈眶。这真是笑也“乡土”哭也“乡土”啊！

# 方华国的摄影人生和大别山旅游梦

吴远道



方华国，高级经济师，市旅游局副调研员。系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湖北省摄影家协会理事、湖北省旅游摄影协会常务理事、黄冈市摄影家协会主席、中国生态经济学会会员、湖北省旅游发展决策咨询专家、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旅游专业硕士生导师、湖北省生态经济学会副理事长、黄冈师范学院兼职教授。

方华国是一位生态经济理论的探索者。曾先后发表了《能量价值论》等学术论文20余篇，出版了《网·结构·轨迹》、《生态启示录》、《区域旅游发展战略研究》、《大别山旅游发展研究》《宏观生态经济学》等学术专著。他站在人类生存与发展的高度，从人类改造自然与征服自然的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从生命的起源与地球的本质，阐述了人永远是自然的一个子系统，人类只有顺应自然发展规律，实现人与自然的高度和谐，尽可能地实现生态正效益，才是保护自然与人类本身，从而提出了构建生态经济的新观点、新方法。对此，中国社科院名誉学部委员中国生态经济学创始人之一的王松需说：“方华国二十多年前就开始研究生态经济，并著成《宏观生态经济学》，得到了刘国光先生的肯定。”



冯松涛，麻城人，祖籍大冶。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进修于中央美术学院。黄冈师范学院美术学院副院长、教授、硕士生导师。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中国工艺美术家协会会员，湖北省美术学院特聘艺术家，湖北省中青年优秀文艺家人才库成员，黄冈市文联副主席、美协主席。

打开松涛的画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是深沉而淳朴的风情。原始而神秘的陶瓷，淳朴的兰印花布，大红的草莓，还有那干鱼、腊肉、松果、干莲蓬、废旧铁桶等，这些平时不起眼的东西在松涛

捉着大自然瞬间的永恒之美。既发现并推出了罗田天堂寨、薄刀峰、麻城龟山杜鹃、蕲春屏风寨、雾云山梯田等旅游景点，又为读者奉献了众多的精美图片，并相继出版了《无限风光大别山》、《魅力黄冈·大别山》等摄影专著。《魅力黄冈》从红色大别山、绿色大别山、文化大别山、朝观大别山、美丽大别山等五个方面，宣传、推介、提升了黄冈。其作品色调清新、明朗，具有层次感；构图讲究对称、平衡，具有整体感；取景独特、别致，具有艺术感；处理到位、活泼，具有审美感；选材广泛、集中，具有使命感。方华国用他的摄影艺术表现了大别山的旖旎风光、风土人情、革命历史与人文精神，同时也艺术地助推了黄冈旅游事业的发展，编织了美丽的大别山旅游之梦。

方华国还是一位旅游经济的助推



者。他以摄影为突破口，立足宏观生态经济学，抢抓改革发展的大好机遇，用摄影作品展示了黄冈蕴藏的丰富旅游资源，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及有关部门的重视与支持，成功地打造了一个又一个旅游风景区，有效地发展了黄冈旅游经济。他将工作、爱好成功地融为一体，从而完善和丰富自己的人生。为此，他曾获国务院副总理吴仪高度赞扬：“方华国给黄冈市经济发展开发了一个新的亮点。”



水彩创作中吸收国画的写意性是他智性修养，也是风格的要素，在他的画室里经常能看到很多砂纸上做的各种实验的画面效果。有想法，不重复，这是艺术生命之所在。

松涛是一位“心有灵犀、笔有灵气”的画家。他今天的成就一半归功于勤奋，一半归功于天赋。期望着松涛的新作不断面世。

## 黄冈文联

主办单位：黄冈市文联  
协办单位：恒天集团黄冈恒天置业有限公司

# 心有灵犀 笔有灵气

### ——冯松涛的水彩静物画

胡绍宗

画笔下皆可成趣。不难看出，乡土气息浓郁，既不是宫廷富贵的气象，也不是雅士的复古和孤傲，而是今天平凡百姓家充满光照的一角，是画家对自然的敬畏与思考。在这些年的创作中，他似乎一直执着于通过鱼的视觉演绎来表达对生命的感悟。从水中的游鱼，到静物台上的鲜鱼；再从风干的鱼到远古化石中的鱼，鱼成了他关照生命的符号和载体。体悟生命的本真，追求人间的大爱，是艺术深度的体现，也是艺术家对艺术价值的思考。

松涛1987年毕业于湖北美术学院师范系水彩专业，师从王肇民、徐勇民、刘寿祥、王涌、许海刚先生。1991年进修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田黎明、胡明哲先生。

松涛的水彩作品有三个特点：其一就是选用砂纸作画。这是他在对鱼的题材探索中无意间得到的。经过近20

年的探索，他掌握了一套在砂纸上画水彩的技法。砂纸那种粗糙与沉厚，恰恰体现了日渐消逝的触摸感，也使水彩的痕迹贴近了原始乡情的浑古与敦厚，这是一种笔触与肌理的谐和。

二是对水彩语言的时代性追求。虽然他对古典绘画理论素有研究，但摒弃了“应物象形”、“随类赋色”的古典绘画观念，而是从感受出发，超越了客观和西方传统水彩定势，从而获得了极大的自由，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一个画家专画一种题材，自成一派，不难精益求精，但像松涛这样从题材到技法随时变化，经常出新，没有大智大勇是不可能做到的。如被湖北省美术馆收藏的水彩静物《瓶》就很现代，画面甚有韵味，这种艺术探索一直延续至今。

三是不懈地致力于水彩画的民族文化探索。松涛是位知名画家，虽然已过知天命之年，对艺术却更加执着的追

# 手工木雕人

郑幼鹏

67岁的民间手工木雕艺人何安成，自幼爱好绘画，师从当地民间艺人，曾扎制过花灯，就职过绣花厂设计师，上世纪90年代初，转习木雕艺术创作，主要从事木雕家具、民俗人物和仿古建筑雕件的制作。1月11日，我们赶赴团风县马曹庙镇，专程拜访了何师傅。

一张宽宽的板凳上面摆放着正在雕刻的仿古建筑木雕件，板凳前面满满一盒大小不一的刻刀、马牙、锉子等各种工具，这就是何师傅的木雕工作台。年近七旬的何师傅坐在矮凳上开始雕刻，其上双龙戏珠形状已清晰可见。“笃笃笃”，低沉的敲击声在房间里时断时续，刻刀下木头的花纹越来越清晰，在这里时光仿佛静止了。何师傅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衣服上、指甲缝里满是樟树的木屑，连手部皮肤仿佛也被木头染过。何师傅说，木雕活非常辛苦，长时间低头雕刻，特别伤眼睛，对脊椎造成的压力也大，其辛苦外人很难了解。

木雕是一种以树木、树藤、树根为原料，进行雕琢加工的艺术形式，旧时修建府邸、庙堂等大型土木建筑时，多用于梁、枋、斗、拱、檐等建材及花架床、八仙桌、太师椅、两开橱、塑花柜等家居器具的装饰。木雕设计图案题材广泛，历史

故事、神话传说、农业生产、生活场景的无所不有，花鸟草虫，人物、山川、河流等任其合理搭配。其制作工具分为锯、刨、凿、斧、铲及木钻等十多种。何师傅说，要完成一件木雕作品，从选材到成品，起码要经过落底、打胚、修光、细雕、打磨、刮滑、上漆等数十道工序，用到的工具有的甚至多达上百件，每一道工序都需要细致入微、一丝不苟，稍不注意就前功尽弃了。一件作品少则花费十天半月长则半年工夫。在何师傅看来，手工雕刻中最难的算是原木雕刻，因为他需要根据木材的形态、质地来“即兴创作”。

传统的手工木雕就是匠人用刻刀由外向内，循序渐进的将形状挖掘显现出来。“手工木雕的作品更有立体感，也更有灵气，每件都是独一无二的。”何师傅认为，手工木雕不同于流水线出来的批量产品，雕花方法多样复杂，不仅是技术活，更是艺术活。何师傅凭深厚的美术功底靠自学成才习得这门手艺，木雕不仅要久经磨炼的娴熟技艺，还对体力和眼力有着很高的要求，“一旦年老眼花，手抖便握不稳刻刀”。他说，由于木雕工艺培养周期长、出师慢、收入低等原因，多年来没有遇到愿意上门学艺的。他希望，这一传统民间技艺能被人熟知，并得到传承和发展。



泥土里的丰硕

# 姜天民的藤椅与匕首

心病。

（上接第一版）污水四溢之际，姜天民如同火山喷发的才华，终于换得往来时空中的鸦雀无声。写作者价值的唯一证明是作品，写作者品质的唯一证明也是作品。1982年《第九个售货亭》问世即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的那一阵，应当是姜天民敢对生活为数不多的纯美日子。人们忽然发现原来感情外露嫉恶如仇的姜天民另有一颗柔软纯粹的内心，透过了他的作品可以看见，简陋得近乎粗拙的山间小屋原来蕴藏着冰清玉洁。或者还得感谢那些职业酸臭酿造者们暂时的痴呆，来不及找到可供泼洒的污秽。才情逼人这个词在姜天民短暂一生中那段更加短暂的日子里，像月光泻地般抒写着小小山城空前绝后的诗意。等到死灰复燃的恶俗试图侵蚀诗意的时，姜天民已经离开了堆满是非非的故乡。

不管后来名气有多大，姜天民从不推荐朋友的作品，在这一点上，无论对方情谊有多深，他都不会心慈手软。（后来我却不加他，常常抵挡不住那点世俗之心，忍不住答应帮别人一把。）过不了几年，本来是朋友或者学稼的人，无一不生分了。本是举手之劳的事，他为何都不做？其中理由，我也是这几年才悟出来：将别人的作品推荐发表，如是长辈对晚辈的提携，则是大雅。换成年龄相差无几的人与人，就不一样了。当时是做好人好事，过后说起来，是作品好，还是人缘好？是作者本人行，还是推荐作品的那个人行？这个问题肯定会如沙在眼，鲠在喉，芒在背，成了当事人既躲不掉，又不愿提及的

这后一句，我以为最有可能深入到姜天民的内心。

黄州是我的故乡及出生地，姜天民调至贵州不久便遇上爱情，随之又到北京学习，与莫言等做了学友。期间回家养病，女儿若知出生。喜忧纷繁之际，《北京文学》发表了她的短篇小说新作《失落在小镇上的童话》。当年读毕，就将其当成神来之笔。

姜天民是真才子！就像在这篇小说中写的那样，明明是童话般生活的境界，到最后却无法不成为命运的寓言。姜天民写这篇名满天下的小说时，我才刚刚发表自己的处女作。我一直珍藏着自己读着这篇小说的感动，牢记这篇小说而泪流满面的样子。姜天民从北京回到黄州，我趁出差之机顺路去看他，却没有说自己的感动，反而表示如果能写得再细致而不是太匆忙，有可能获得更大反响。比如说，让孩子读书没有错，但以一辈子卖馄饨为不齿，有欠考虑。其实，我本可以继续表示，不管怎么说，这是一篇足以让人心醉的杰作。姜天民当时很生气，当面斥责我懂什么小说。以我们的友好关系，当时我也有生气，只是没有他气粗。说实在话，如果放到现在，我宁可找一些轻松话题，也不会对朋友如此说话。在作家的日常生活里，对自己作品的看重往往超过自己的性命。

作为小说艺术，每一篇的成就都有独一无二

无二的理由。汪曾祺的小说，如不精致就没有可能传世。也有一类小说是替天行道的，生逢其时就要为天地立言，这时候的艺术，重在呐喊的穿透力。25年后，重读这篇小说，思索当年举国皆商，在全民向钱的大潮面前，除了姜天民，还有哪几位曾经有过这种特立独行的思考？姜天民生性对我是一种触动，我没去多想生气这事本身，而是在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判断有误。所幸终于有了发现，文学与但凡人伟大的事物一样，伟大本身就是命定的缺陷。人可以将一朵花绣得完美无瑕，却不可能将一座大山修筑得了无破绽。童话都失落了，哪来完美？在早春中独立绽放的花朵，如何可以苛求花蕊无损，花瓣没伤？

25年前的泪水，到今天还在流。谁又能晓得，当年的远行人如今平安否？尽管远行的姜天民会伤心落泪，会心如刀绞，我必须说到姜天民的遗孀刘华及爱女若知，在最困难的十年间，这对在武汉举目无亲无依无靠的母女，仅靠刘华退养的600元生活费艰难度日，硬是让若知上完大学，成为一名著名医院的执业医师。这中间，母女俩从未向人说过一句软话，尽管她们明知姜天民生前在这座城市里还有几个可以信赖的朋友。直到城市在一条街上与刘华偶然相遇，听她淡淡地说起近况才知一切，那种心酸实在难以言表。刘华身体不好，却无力求医问

药，便自学中医，用最简单的方法自己给自己当医生。20多年过去，除了电视机更新了，其余居家用品全都是姜天民去世前的旧物。生活是艰难的，却与姜天民短暂一生的品格相延续。

为了重获被剥夺的爱与写作的权利，姜天民当年只身从东北逃回故乡。为了寻找被扭曲的爱与写作的自由，姜天民又只身从故乡逃到他乡。为了铸造爱与写作的高地，姜天民最终无法不选择先行天国，这一次他不再孤独，因为他的品格感动许多人。

姜天民匆匆离世，中国文学新晋中少了一员大将。姜天民的文学生涯虽只有短短十年，其探索与创造，对于文学宏观的启迪意义却是十分明显的。从先期的《第九个售货亭》到后期的《失落在小镇上的童话》，不算汪洋恣肆的《白门楼印象》系列，仅此两篇短篇小说，就胜过一些人的洋洋百万言。此生此界，有人在社交平台上活得很光鲜，口碑如鼻屎。又有人身前身后只有一把不到关键处不知其作用的风骨，偶然受人提及，顿时满场崇敬。为风骨，为风骨，姜天民都可以成为风范。姜天民不去追逐名利高处的奢华，在尘土飞扬的社会生活中用破旧藤椅般的文脉，以及匕首一样的风骨，打造人的世界里至关重要的灵魂底线。（原载《光明日报》2015年1月16日）

（作者系黄冈人，曾在《黄石生活和工作》，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湖北省作协副主席，作品曾获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等全国大奖）